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一〇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黃金印

且說白五爺回到屋內，總覺心神不定，坐立不安，自己暗暗詫異道：「今日如何眼跳耳鳴起來？」只得將軟靠紮縛停當，跨上石袋，彷彿預備廝殺的一般。一夜之間，驚驚恐恐，未能好生安眠。到了次日，覺的精神倦怠，飲食懶進，而且短歎長吁，不時的摩拳擦掌。及至到了晚間，自己卻要早些就寢。誰知躺在牀上千思萬慮，一時攢在心頭，翻來覆去，反倒焦急不寧。索性賭氣起來，穿好衣服，跨上石袋，佩了利刃，來到院中，前後巡邏。由西邊轉到東邊，猛聽得人聲嘈雜，嚷道：「不好了！西廂房失火了！」白玉堂急急從東邊趕過來。抬頭時見火光一片，照見正堂之上，有一人站立。回手從袋內取出石子，揚手打去，只聽撲哧一聲，倒而復立。白玉堂暗說：「不好！」此時眾差役俱各看見，又嚷有賊，又要救火。白玉堂一眼看見雨墨在那裡指手畫腳，分派眾人，連忙趕向前來，道：「雨墨，你不護印，張羅這些做什麼？」一句話提醒了雨墨，跑到大堂裡面一看，哎喲道：「不好了！印匣失去了！」

白玉堂不暇細問，轉身出了衙署，一直追趕下去。早見前面有二人飛跑。白玉堂一壁趕，一壁掏出石子隨手擲去，卻好打在後面那人身上。只聽『咯當』一聲，卻是木器聲音。那人往前一撲，可巧跑的腳急，收煞不住，「撲咚」嘴吃屎爬在塵埃。白玉堂早已趕至跟前，照著腦後連脖子當的一下，蹀了一腳。忽然前面那人抽身回來，將手一揚，弓弦一響。白玉堂蹀腳伏身，眼光早已注定前面，那人回身揚手弦響，知有暗器，身體一蹲。那人也就湊近一步。好白玉堂，急中生智，故意的將左手一握臉。前面那人只打量白玉堂著傷，急奔前來。白玉堂覷定，將右手石子飛出。那人忙中有錯，忘了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腳。只聽「拍」，面上早已著了石子，哎喲了一聲，顧不得救他的伙計，負痛逃命去了。白玉堂也不追趕，就將爬伏那人按住，摸了摸脊背上卻是印匣，滿心歡喜。隨即背後燈籠火把，來了多少差役；因聽雨墨說白五爺追趕賊，故此隨後趕來幫助。見白五爺按住賊人。大家上前解下印匣，將賊人綁縛起來。只見這賊人滿臉血跡，異口皆腫，卻是連栽帶踹的。差役捧了印匣，押著賊人。白五爺跟隨在後，回到衙署。

此時西廂房火已撲滅，顏大人與公孫策俱在大堂之上，雨墨在旁亂抖。房上之人已然拿下，卻是個吹氣的皮人兒。差役先將印匣安放在公堂之上。雨墨一眼看見，他也不抖了。然後又見眾人推擁著一個滿臉血漬矮胖之人，到了公堂之上。顏大人便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人也不下跪，聲音洪亮，答道：「俺號鑽雲燕子，又叫坐地炮申虎。那個高大漢子，他叫神手大聖鄧車。」公孫策聽了，忙問道：「怎麼你們是兩個同來的麼？」申虎道：「何嘗不是。他偷的印匣卻叫我背著的。」公孫策叫將申虎帶將下去。

說話間，白五爺已到，將追賊情形，如何將申虎打倒，又如何用石子把鄧車打跑的話說了。公孫策搖頭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印匣須要打開看看，方才放心。」白五爺聽了，眉頭一皺，暗道：「唸書人這等腐氣。共總有多大的工夫，難道他打開印匣，單把印匣拿了去麼？若真拿去，印匣也就輕了，如何還能夠沉重呢？就是細心，也到不了如此的田地。且叫他打開看了，我再奚落他一番。」即說道：「俺是粗莽人，沒有先生這樣細心，想的週到。倒要大家看看。」回頭吩咐雨墨將印匣打開。雨墨上前解開黃袱，揭起巨蓋，只見雨墨又亂抖起來，道：「不……不好咧！這……這是什麼？」白玉堂見此光景，連忙近前一看，見黑漆漆一塊東西，伸手拿起，沉甸甸的卻是一塊廢鐵。登時連急帶氣，不由的面目變色，暗暗叫著自己：「白玉堂呀，白玉堂！你枉自聰明，如今也被人家暗算了。可見公孫策比你高了一籌，你豈不愧死？」顏查散惶恐白玉堂臉上下下來，急問前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不必為難。慢慢訪查，自有下落。」公孫策在旁，也將好言安慰。無奈白玉堂心中委實難安，到了此時，一語不發，惟有愧憤而已。公孫策請大人同白玉堂且上書房，待他慢慢誘問申虎。顏大人會意，攜了白玉堂的手，轉後面去了。

公孫策又叫雨墨將印匣暫且包起，悄悄告訴他，第一白五爺要緊，你與大人好好看守，不可叫他離了左右。雨墨領命，也就後面去了。

公孫策吩咐差役帶著申虎，到了自己屋內。卻將申虎鬆了綁縛，換上了手鍋腳鐐，卻叫他坐下，以朋友之禮相待。先論交情，後講大義，嗣後替申虎抱屈，說：「可惜你這樣一個人，竟受了人的欺哄了。」申虎道：「此差原是奉王爺的鈞諭而來，如何是欺哄呢？」公孫先生笑道：「你真是誠實豪爽人，我不說明，你也不信。你想想同是一樣差使，如何他盜印，你背印匣呢？果然真有印，也倒罷了。人家把印早已拿去請功，卻叫你背著一塊廢鐵，遭了擒獲。難道你不是被人欺哄了麼？」申虎道：「怎麼印匣內不是印麼？」公孫策道：「何嘗是印呢。方才共同開看，只有一塊廢鐵。印信早被鄧車拿去。所以你遭擒時，他連救也不救，他樂得一個人去請功呢。」幾句話說的申虎如夢方醒，登時咬牙切齒，恨起鄧車來。

公孫先生又叫人備了酒肴，陪著申虎飲酒，慢慢探問盜印的情由。申虎深恨鄧車，便吐實說道：「此事原是襄陽王在集賢堂與大家商議，要害按院大人，非盜印不可。鄧車自逞其能，就討了此差，卻叫我陪了他來。我以為是大家之事，理應幫助。誰知他不懷好意，竟將我陷害。我等昨晚就來了，只因不知印放在何處。後來聽見白五爺說，叫雨墨防守印信，我等聽了，甚是歡喜。不想白五爺又吩咐雨墨不必忙在一時，惟恐隔牆有耳。我等深眼白五爺精細，就把雨墨認準了，我們就回去了。故此今晚才來。可巧雨墨正與人講究護印之事。他在大堂的裡間，我們揣度印匣必在其中。鄧車就安設皮人，叫我在西廂房放火，為的是惑亂眾心，匆忙之際，方好下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眾人只顧張羅救火，又看見房上有那皮人，登時鼎沸起來。趁此時，鄧車到了裡間，提了印匣，越過牆垣，我隨後也出了衙署。尋覓了多時，方見鄧車，他就把印匣交付於我。想來就在這個工夫，他把印拿去了，才放上廢鐵。可恨他為什麼不告訴我呢？我若早知是塊廢鐵，久已擲去，也不至於遭擒了。越想越是他有意捉弄我，實實令人可氣可恨！」

公孫策又問道：「他們將印盜去，意欲何為？」申虎道：「我索性告訴先生吧。襄陽王已然商議明白：如若盜了印去，要丟在逆水泉內。」公孫策暗暗吃驚，急問道：「這逆水泉在那裡？」申虎道：「在洞庭湖的山環之內，單有一泉，水勢逆流，深不可測。若把印丟下去，是再也不能取出來的。」公孫策探問明白，飲酒已畢，叫人看守申虎，自己即來到書房見了顏大人，一五一〇將申虎的話說了。顏大人聽了，雖則驚疑，卻也無可如何。

公孫策左右一看，不見了白玉堂，便問：「五弟那裡去了？」顏大人道：「剛才出去。他說到屋中換換衣服就來。」公孫策道：「瞎！不該叫他一人出去。」急喚雨墨：「你到白五爺屋中，說我與大人有緊要事相商，請他快來。」雨墨去不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「小人問白五爺伴當，說五爺換了衣服，就出去了。說上書房來了。」公孫策搖頭道：「不好了！白五弟走了。他這一去，除非有了印方肯回來；若是無印，只怕要生出別的事來。」顏大人著急，道：「適才很該叫雨墨跟了他去。」公孫策道：「他決意要去，就是派雨墨跟了去，他也要把他支開。我原打算問明了印的下落，將五弟極力的開導一番，再設法將印找回。不想他竟走了。此時徒急無益，只好暗暗訪查，慢慢等他便了。」

自此日為始，顏大人行坐不安，茶飯無心，白日盼到昏黑，昏黑盼到天亮，一連就是五天，毫無影響，急的顏大人歎氣唉聲，語言顛倒。多虧公孫策百般勸慰，又要料理官務。

這日，只見外班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五位官長到了，現有手本呈上。」公孫先生接過一看，滿心歡喜。原來是南俠同定盧方四弟兄來了。連忙回了顏大人，立刻請到書房相見。外班轉身出去。公孫策迎了出來，彼此各道寒暄。獨蔣平不見玉堂迎接，心中暗暗輾轉。及至來到書房，顏大人也出公座見禮。展爺道：「卑職等一來奉旨，二來相諭，特來在衙門供職。」要行屬員之禮。顏大人那裡肯受，道：「五位乃是欽命，而且是敝老師衙署人員，本院如何能以屬員相待。」吩咐：「看座。只行常禮罷了。」五人謝了坐。只見顏大人愁眉不展，面帶赧顏。

盧方先問：「五弟那裡去了？」顏大人聽此一問，不但垂頭不語，更覺滿面通紅。公孫策在旁答道：「提起話長。」就將五日鄧車盜印情由述了一遍：「五弟自那日不告而去，至今總未回來。」盧方等不覺大驚失色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五弟這一去別有些

不妥罷了？」蔣平忙攔道：「有什麼不妥呢。不過五弟因印信丟了，臉上有些下不來，暫且躲避幾時。待有了印，也就回來了。大哥不要多慮。請問先生，這印信可有些下落？」公孫策道：「雖有下落，只是難以求取。」蔣平道：「端的如何？」公孫策又將申虎說出逆水泉的情節說了。蔣平說道：「既有下落，咱們先取印要緊。堂堂接院，如何沒有印信？但只一件，襄陽王那裡既來盜印，他必仍然暗裡使人探聽，又恐他別生事端，須要嚴加防備方妥。明日我同大哥二哥上逆水泉取印，展大哥同三哥在衙署守護。白晝間還好，獨有夜間更要留神。」計議已定，即刻排宴飲酒，無非講論這節事體。大家喝的也不暢快，囫圇吃畢飯後，大家安歇。展爺單住了一間，盧方四人另有三間一所，帶著伴當居住。

展爺晚間無事，來到公孫先生屋內閒談。忽見蔣爺進來，彼此就座。蔣爺悄悄道：「據小弟想來，五弟這一去，凶多吉少。弟因大哥忠厚，心路兒窄，三哥又是莽鹵性子兒太急，所以小弟用言語兒岔開。明日弟等取印去後，大人前公孫先生須要善為解釋。到了夜間，展兄務要留神。我三哥是靠不得的。再者五弟吉凶，千萬不要對三哥說明。五弟倘若回來，就求公孫先生與展兄將他絆住，斷不可再叫他走了。如若仍不回來，只好等我們從逆水泉回來，再作道理。」公孫先生與展爺連連點頭應允，蔣平也就回轉屋內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盧方等別了眾人，蔣爺帶了水靠，一直竟奔洞庭湖而來，到了金山廟，蔣爺惟恐盧方跟到逆水泉揪著害怕著急，便對盧方道：「大哥，此處離逆水泉不遠了，小弟就在此改裝。大哥在此專等，又可照看了衣服包裹。」說著話，將大衣服脫下，折了折，包在包裹之內，即把水靠穿妥，同定韓彰，前往逆水泉而去。這裡盧爺提了包裹，進廟瞻仰了一番。原來是五顯財神廟。將包裹放在供桌上，轉身出來，坐在門檻之上，觀看山景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